

相約曉霜 — 楊安澤的美國總統之路

晓霜 APAPA 俄亥俄

I urge you to join me. No one else is going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for us.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it ourselves. Together.— Andrew Yang

沒有人會為我們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必須自己做，一起做。—— 楊安澤
寫在前面

一年前，有位名叫 Andrew Yang (楊安澤) 的華人，宣佈競選美國總統。人們在問，楊安澤是誰？他為什麼要出來競選美國總統？幾個月後，我們看到不少主流媒體開始報道他的競選活動。CNN 在上周日(1/27)的新聞報道中，把楊安澤列入 2020 年總統大選八、九位關注的候選人之一。CNN 官方鏈接了 Yang2020.com 競選網站，這標誌着他的競選開始被主流媒體所關注。

上周楊安澤來到灣區為他的競選作宣傳並籌款。星期日下午，我有幸採訪了這位，50 多年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出來競選總統的華裔候選人。我們來看一看他為什麼要站出來競選和他的競選理念。



我看到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Q:你所創辦的 Venture for America, 計劃



採訪 楊安澤 (Cupertino, CA), Zach Graumann 拍攝(1/27/2019)

採訪人:曉霜

被採訪人:Andrew Yang (楊安澤)

楊安澤，出生在紐約州，今年 44 歲；楊的父母都是從台灣來的移民，他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研究生院相遇。楊的父親是伯克利物理博士，在 I.B.M 做研究多年；擁有 69 項專利；他的母親在伯克利獲得碩士學位，在紐約州一所大學工作，她也是一位藝術家。楊安澤在布朗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法學 J.D. 學位。他當過律師，創辦過非盈利機構，最終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專注於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2017 年 11 月 6 日，楊安澤宣佈競選美國總統。楊和他的妻子、兩個兒子居住在紐約市。

Q:很榮幸今天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受我的採訪。我的朋友們都很興奮，終於看到有華裔出來競選美國總統了。60 年代至今 (注 #1)，您是這 50 多年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出來競選美國總統的華裔候選人；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人以民主黨的身份出來競選總統，在這個意義上，您已經在創造歷史。

看了一些關於您競選的報道，我想問，您是在哪一個瞬間決定出來競選總統的？您是深思熟慮了一段時間，還是因為某個特殊事件或某個瞬間，讓您突然作出這個決定？

A:2016 年川普成為總統，那是個決定性的時刻。

作為一位亞裔美國人，我們從小長大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沒有覺得成為美國總統是我們可以追求的現實夢想。我是 70 年代出生的，過去從來沒有想過競選美國總統，我父母也從來沒有對我說過 “你長大應該成為美國總統” 這種雄心壯志。

開始我也和其他亞裔年輕人一樣上學、工作，尋找自己的理想，直到 2009 年我經營的那家公司 (注 #2:Manhattan Prep) 被收購了，後來我又經過 6 - 7 年的時間來幫助中西部和南部的人創造就業機會 (注 #3:Venture for America)，那時我發現高科技、自動化取代了四百萬工作崗位，看到失業的人們充滿着焦慮和不安。

創造十萬個工作機會，您是否找到了幫助美國製造就業的方法？

A: 當時我們創辦 Venture for America 就是要幫助美國人創造就業機會，但是我意識到我們所做的工作是遠遠不夠的。2016 年川普當上總統，我認為完全是因為這個原因。在中西部和南部，大量工作丟失，經濟蕭條，人們的生活受到嚴重的威脅，是他們把川普選上了總統的位置。

我看到美國的現狀和前景，還會有更多的工作即將失去，面對這些重大變化，我們將如何管理這個國家，我覺得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作為一名企業家，我總是有動力嘗試解決問題。

我開始做一些調研，尋找對策；也開始跟很多政界人士探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發現沒有人試圖在國家層面去解決這個問題，我擔心國家的未來，於是我決定站出來競選總統。

我站出來競選總統不是為了成為 50 多年來第一位華裔或亞裔競選美國總統，不是為了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人以民主黨身份競選總統，但是我的華人背景，當然跟華人是息息相關的。我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作為一位華人企業家，我在科技和企業工作的經驗，和很多華人的觀念相通。我是一位懂數學的亞裔美國人。

Q:根據新聞報道，目前已有超過 30 位民主黨候選人準備參加 2020 年的總統競選。那麼多人出來競選，什麼是您獨特的經驗和資格？您跟別的候選人有什麼不同？

A:我懂得經濟和科技，這是我的長處和背景。如果大家承認現代科技將改變人類生活，那麼我們應該有一個懂得經濟和科技的總統，但是美國政府和很多政治家並不懂經濟和技術。

大家也看到，過多以往的政府部門的工作經驗並沒有為政治家帶來有效的管理國家和創造經濟發展的業績。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總統需要懂技術和經濟，這是我的長處。

Q:我和斯坦福硅谷幾位科學家朋友看了您的競選網站，您談到高科技將取代人類的工作，我們對您描述的這個前景是完全同意的。您談到新技術 (機器人，軟件，人工智能) 已經取代了超過四百萬美國的就業崗位，並且在未來 5 到 10 年內，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將面臨永久

失業的風險。您說必須要停止、阻止(Stop)這個現象。怎麼“停止”？你的 Stop 是什麼意思？大家都覺得科技的發展將取代人類的工作，這是大勢所勢，無法阻止，也沒人能夠阻止。您怎麼看？

A:我完全同意您的科學家朋友所說的，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也不應該去阻止這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高科技正在逐漸取代人類的工作。我的父親是一位伯克利畢業的物理學家。我知道，在理想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沒有興趣去阻止，而是應該慶祝科技的發展。

我所說的阻止(Stop)只是針對部分地區失去大量工作，而導致經濟嚴重失調，人們生活艱難，我們必須面對，必須進行調理，需要解決方案。

舉個例子，有了無人駕駛車，卡車司機本來可以慶祝他們不用再開車了。他們每天在高速公路上開十幾個小時車，一周 4-5 天，這種工作對身體很不好。長年開車，很多卡車司機有健康問題。但是卡車司機沒有工作了，他們沒有慶祝，反而上街遊行抗議，他們不知該怎麼生活。政府應該幫助他們，讓他們也享受到科技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失去工作，被高科技淘汰，難以生活。

Q:一些人沒工作了，我們自然想到，政府和社會應該幫助他們再培訓，為他們提供重新受教育的機會，讓他們有生存的技能 and 技巧面對未來。在一些報道中，您說政府的這些再培訓項目是非常無效的，能不能介紹一下？

A:我做了一些調研，發現政府的這些再培訓項目是完全無效的，根本不是辦法。你想如果一位 49 歲的卡車司機 30 多年前就對學習沒有興趣，現在你要培訓他成為軟件工程師，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對於僱主來說，他們也寧可雇用 20 多歲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而不是雇用通過政府的培訓項目出來，有個培訓證書的 50 歲的前卡車司機。

我在 Venture for America 工作，到了很多城市，如底特律，新奧爾良，聖路易斯，克利夫蘭，拉斯維加斯，辛辛那提，巴爾特摩等城市。這些城市的很多工作都沒有了，很多人最基本的生活都沒有保障。

在硅谷有大量的工程師和高科技的工作，但是在美國只有 8% 是 STEM 工作。

為瞭解決這個問題，我提出了 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讓每個人都能維持起碼的生活。

Q:您提出競選口號 “Humanity First” (人性第一)，提出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BI)，政府

給每個 18 歲到 64 歲的美國成年人每月 \$1000 美金，無附加條件。錢怎麼來？

A:其實這個計劃比大家想象的更容易承擔。美國每年的經濟有 \$20 trillion 美金。這個 UBI 項目每年預算是 \$2.4 trillion，減去現在已經有 \$1.5 trillion 用作政府的福利項目，剩下的 \$0.9 trillion，我們從消費經濟的角度來看，它並不是那麼難解決的，這些錢可以通過在自動化中受益最多的公司中徵收新稅而獲得。比如說美國的大公司亞馬遜，蘋果，谷歌，它們賺很多錢，但是交很少的稅。

Q:您提出的增值稅 V.A.T. (value-added tax)，一些選民就會覺得，民主黨的政策就是高稅收，增加新稅來幫助窮人，中產階級會生活得更加辛苦，企業主也得不到好處。您會對這些選民怎麼說？

A:我並不主張高稅收，也不是要標新立異提出新稅，而是希望有一種稅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增

值稅(V.A.T.)在歐洲、中國都非常普遍，這樣做一些大公司就不能隨便地逃稅漏稅。

我對企業家說，如果你把 \$1000 美元給一個苦苦掙扎的美國人，它不僅會對那個人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且錢還會重新回到消費經濟中，對於加強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來說會更有效。

Q:您提出三大競選理念，全民基本收入(UBI)；全民醫保(Medicare for all)；以人為本的資本主義(Human-Centered Capitalism)。您談到不能單純地以 GDP 作為衡量國家經濟的標準，您建議使用 digital social credit (數字社會信用)系統，讓人們的道德品行和善意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和獎勵。您提出的這個新系統非常有創意，我們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充滿善意的社會，關鍵是怎麼實施？

A:數字社會信用(digital social credit)其實並不是個完全新鮮的概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現在已經有十多種信用貨幣了。如美金、信用卡、頻繁飛行積分卡、計時卡、獎勵卡、airbnb 信譽排名，我們可以把它當作 American Express 的積分卡用來獎勵為社區做好事。

這些都已經存在，我只是希望能把它推向更高的層面，政府能夠參與其中，建立一個平台，幫助分配一些資金，可以保障其價值。例如政府的教育經費，我們給某個地方的學校多少錢，可以拿出一小部分，我們可以給那些做好事的人，作為獎勵的經費。

它可以在地方政府、公司企業、非盈利機構實施，也可以通過與現成的各種制度和體系合作實行。得到政府的認可，可以有保障，可以讓這個項目更加有效地實施。我覺得企業應該為這個計劃而興奮，應該很樂意接受這個概念。

Q: 您的競選理念主要談到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您可否也談談將如何處理外交和國際事務？

A: 美國在國際舞台上被認為越來越不可靠，越來越不可信任，這與我們的外交政策有關，也與我們在國內的政策有關。首先是我們在國內做得不好，變得越來越不理性，我認為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是聯繫在一起的。

美國現在把中國當作主要的競爭對手，中國威脅論是非常可怕的。作為一位華裔美國人，我希望能夠改變這種現象。

中國華為的 CFO 在加拿大被扣留，美國要求引渡，美國主流媒體幾乎沒人發聲，沒有人報道，因為她是中國人，美國把中國當作主要的競

